2011年2月16日 星期三 编辑/刘燕娟 图编/覃翊 美编/叶海琳 校对/李哲文

"冥王星很小,而且与其它行星运行轨道有差异,被人们视为矮行星,排除在大行星之外·····"18岁的刘安炎称自己为"冥王星",他觉得自己的经历和命运如同"冥王星"一样,和周围的同学、朋友相去甚远,被排除在幸福生活之外。

2月11日深夜11点多,因为上学的事情,刘安炎被妈妈刘美英训斥了一通,之后便离家出走。第二天早上8点多,刘美英在网上收到儿子写的一封长信:"再见,冥王星。再见,刘安炎·····"之后,刘安炎杳无音信。

"儿子你回来吧,我想办法给你联系学校。"15日中午1:04,刘美英坐在电脑前,对着QQ上儿子黑暗的头像敲下这行字,泪如雨下。 ■记者 黄京

18岁的孩子为什么选择离家出走,他的内心为什么充满了极度悲观失望

他跟自己说"再见",从此杳无音信

孩子快回家,你当然有重新来过的机会

我现在仿佛处在一块一望无际的野地里,冷漠,寂寞,凄凉。繁华与灿烂仿佛就在不远处, 触手可及。可是无论我怎么走,那美丽总像是海市蜃楼般, 永远也无法走近。

——摘自刘安炎给妈妈的信





2月15日晚,高三学生刘安炎已离家数日,母亲坐在儿子房间希望早日 等到他的消息。 记者 童迪 摄

他被学校"劝退"了

尽管当着刘安炎的面,刘美英经常骂他"蠢、不争气",但记者和她聊天时, 能明显感觉到安炎是她的骄傲和希望。

"他长得高高帅帅的,对人很有礼貌,直到初中成绩都很好。"在安炎几个月大的时候,刘美英和前夫离了婚,她一个人含辛茹苦把儿子拉扯大。

中考时,刘安炎顺利通过长沙市田家炳实验中学的直升生考试。由于学杂费用增加了很多,从事财会工作的刘美英在几个公司兼职,只为能把安炎顺利送人大学。工作太忙,她无暇顾及儿子的学习,却突然发现儿子迷上了网络游戏,学习也很不认真。"常常会接到老师打过

来的批评电话,儿子又很内向,也不多说话,我骂他甚至打他,他都不顶嘴。"

高二后,安炎的成绩下滑得更加厉害。刘美英认为,儿子只要勉强考个大专,将来找个工作应该是不成问题的。两个月之后,当安炎所在的田家炳实验中学北校区全部搬迁到东校区时,班主任肖老师却向刘美英建议:"刘安炎成绩不好,高三基本上都是复习,他在家里复习也是一样的,而且他也考不上大学。"

儿子怎么就被学校"劝退"了呢?刘 美英很不理解,她向肖老师和学校领导 求情,但都没有得到让儿子回学校上课 的肯定答复。心急的刘美英将气都撒到 儿子身上,这一来,倔强的安炎从去年8 月开始干脆回到家里复习功课,不肯再 去学校。

刘美英告诉记者,1月25日,自己又拿被学校"劝退"的事情骂了安炎,儿子负气离家出走。为了帮助儿子重返课堂,她和前夫取得了联系,前夫答应帮忙去找关系。当她把这个消息在网上告诉儿子后,安炎立刻回了家。"虽然和爸爸联系不多,但他心底还是很在乎爸爸的。"

只是,到现在也没接到前夫的回信。 眼看着错过了今年高考报名的时间,再 加上新学期开学的日子近了,刘美英和 儿子都变得更加焦虑、失望。

他从《厚黑学》看到了什么

在家半年的时间,安炎复习功课、看书、上网,偶尔也帮妈妈干些家务活。在刘美英看来,被学校"劝退"的事情对儿子还是有很大的触动,儿子不但变得比以前懂事,也变得很自卑。"几乎从未和同学联系过,每天都会看些很深奥的书籍。"在他的书桌上,至今摆放着《厚黑学》和《老狐狸经》两本书。

"我挥霍了18年的光阴,才摸到了 '人心'这二字的皮毛。我用了18年后面 那5个月的时间沉淀,才明了学习对于我 们这些没有任何门路和背景的人的可贵,我开始大量阅读《厚黑学》、《老狐狸经》这一类关于人心的书。时间是最大的小偷,如今当我再想从头来过时,却再也没有重新来过的机会了……"安炎的字里行间,抒发着对人生的灰心和失望。

他在离家时留给妈妈的信中提到, 到了高中,由于不适应新环境导致学习 成绩开始下滑。此时忙于应酬和工作的 刘美英也没有管束他,他便变得对学习 毫无兴趣。之后,当妈妈从老师的电话中 了解到一些情况后,不断的批评、白眼、冷漠、不重视,使他产生了"高中毕业再说"的情绪。当被告知高三不用去读,甚至连高考也不能参加时,刘安炎痛苦万分。

对此,刘美英感到非常自责。她哽咽着说,自己和儿子沟通得不够,总把他当小孩子,以为他会在训斥中成长。"他其实还是懂事的,只是我并不了解他的真实想法。也没有很好地换位思考,考虑他的处境。"

他想重返课堂却四处碰壁

被老师"建议"回家后,刘美英四处 找关系想把儿子送进学校读插班生,重 新参加高考,却四处碰壁,刘美英常常朝 儿子发脾气。连日来,看着儿子那一句句 "我死后会不会有什么痕迹证明我存在 过呢?我只是想从一个新的环境重新开始。就连这样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也都没有了吗?"刘美英的心就特别疼,不安的情绪一次次涌上她的心头:"儿子会不会出事了?他出去的时候手机也没带,身

上也没什么钱。要是他出了意外,我也不想活了……"

刘美英坐在电脑前,在儿子常去的 一些网络论坛发帖寻人,希望安炎能听 到妈妈的呼唤。

学校回应

"学生和家长极不配合 我们无能为力"

对于刘安炎被老师建议回家的事情,田家炳实验中学教务主任朱老师很清楚。听说安炎的近况,朱老师感到很惋惜。他说,刘安炎之前经常逃课,离家出走,学习也不努力,老师们为此很头疼。学校搬迁时,也曾经找过刘美英和刘安炎,但他们都不太配合学校的安排,也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报到,老师不得已建议他回家复习。"高中阶段不同于义务教育阶段,教学压力非常繁重,我们无能为力。"他明确表示,不会再接收刘安炎回学校上课。

记者随后将朱老师的话转达给刘美英, 电话那头的她沉默了半晌,然后低声说:"不 管怎样,我还是会尽全力把儿子送回课堂, 我相信他经过这件事会比从前更懂得珍惜 人生的每一次机会,每一段经历。"

→ 内心独白

长到18岁只见父亲5次面

从14日下午开始,记者一直在网上等待 安炎上线,却一直未等到他的出现。刘美英 将他近期两次离家出走后写的两封信转发 给记者。在信中,这个18岁的男孩用细腻的 文笔记录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。

"活着是运,死了是命。得之我幸,失之 我命。浑浑噩噩地走过了十八个春秋,大大 小小的选择与徘徊经过了无数次,最终到了 今天汶船田地......

我还记得小的时候,那些零星的记忆中,我总是被反锁在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。望着窗外那些属于各自的小小幸福,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。在我还是一个懵懂小孩的时候,我就知道了孤独的滋味。

我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,在我的印象中,我只零零碎碎的见过他5次。这18年来他跟我呆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星期。他没有对我笑过,他没有问我过我,他没有问我也得好不好,他没有问我想不想他。他就像是我生命中一个匆匆忙忙的过客,在我几乎快要忘记他的时候才偶尔闪现一下。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在我血液里有着不可磨灭痕迹的第一个男人……"

□□ 互动 ------

如果你知道刘安炎的去向,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帮助这对母子,如果有学校愿意帮刘安炎重返课堂,请拨打 本报新闻热线:0731-84326110。